



英国纪行 徐宏力专栏

逃离巨人堤



徐宏力，博士，教授，青岛大学副校长，青岛市社会学界联合会副主席，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。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。

在苏格兰，我们乘上了从格拉斯哥去爱丁堡的火车，恰逢万圣节之夜，到处活见鬼。青少年们打扮得吓人，有的像吊死鬼，舌头伸在嘴外，有的像刀下鬼，浑身血污。一位独行暮色的青年女子飘然而来，红头发，白粉脸，猩红嘴唇，还滴着几颗血珠，黑眼圈，绿衣服，背着一支原木色玩具步枪，令人惊悚的五彩缤纷形象。她迎面朝我阴冷一笑，好似地狱里爬出的僵尸回光返照，让人不寒而栗，错了，是寒而栗，因为天气原本就冷。明明是鬼节，到了汉语中，为什么被译成了万圣节？中国的鬼是家神，是仙人，也是仙人，曲译为圣，尚可。而真圣孔子主张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人世间的事情都做不过来，没时间考虑魂归那世的遭遇，六合以外存而不论，所以中国文化不愿意鬼。

在曼彻斯特，我们去了一家超市，号称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。我对货不感兴趣，许多都是中国制造，我对人感兴趣，大多不是中国制造。难怪被称为国际大都市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聚到了这里。高矮胖瘦，黑白丑俊，各色人等，品种丰富。黑人黑得纯粹，白人白得彻底。印巴族裔色像黑人，形像白人。黄种人最不确定，有的偏白，有的偏黑，正黄色很

少，当初某些华人学者不喜欢“黄”字，这容易让人联想到面黄肌瘦的“东亚病夫”，所以自称为金色人种。一类人一个模子，一个人一个样子，世上没有抽象的人类，只有具体的人，上苍创造万物灵长时，很有想象力，拿捏得千奇百怪。人们对自己的再创造也很有趣，有的穿着时尚，有的穿着典雅，有的穿着随意，服装是人的表情——内形象的外化。最让我惊讶的是位穆斯林妇女，一身黑装从头到脚地包裹起来，连眼睛都不露，像漫游于人群中的黑色灵魂，身边伴着位威严的大胡子先生。那女人怎么看路？我很好奇，在擦身而过时发现其眼缝前是细网状的黑布，她能够窥视外面的一切，人们却发现不了她的窥视。我观望的眼神有些拖沓，只觉得黑幕后面射来不悦的目光，便立刻挪开视线。世上的人活法不同，有的开放一些，有的封闭一些，开放的活跃，封闭的安静，各有各的乐趣，就像各有各的烦恼一样，让人们活成对方，大家都不自在。

1986年，北爱尔兰的巨人堤(Giant's Causeway)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遗址名录。在8公里的海岸线上，4万多根六角形玄武岩石柱按照不同方阵整齐



在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的火车上，出放着万圣节之夜的“鬼”。

排列着，从安特立姆悬崖一直延伸入海，像人类意识指导下的室外工程，实际上是5000万年前火山爆发与海水冷却的对撞产物。在神话传说中，一位叫芬恩·麦克库尔巨人建造了这道，他想越过大海，到苏格兰去，与那里的巨人决一雌雄，对面的斯特拉法岛上也有类似的石柱，仿佛在证明神话的真实。玄武岩群中有一块“愿望石”，背有靠，前有踏，像把舒适的坐椅，其表面光滑，有凹槽，许多来访者坐上去过，摩擦痕迹非常明显，据说坐者心想事成，很灵验的。我正走得疲乏，找到了恰到好处的休息处，当然就坐了上去。高大密封的石林挡住了凛冽的寒

风，但热身子还是开始降温了，朝向冰点。下面湍急的海流一波波地撼动着石柱基座，带来天摇地动的眩晕，仿佛是巨人出水的前兆。白色浪花下是黑色礁石，显得海底格外幽深、怪异、空旷，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了我自己，有一种危险临近的感觉，越觉得拍击声变成了轰鸣。幻觉里出现当年火山爆发的席卷之势，大自然凶相毕露时，人们会生出灭顶之灾前的心悸。有恐惧才会有敬畏，有生生死死状态才会有宗教，但老是在讨论死亡的绝对性。独坐在原始状态里，好像生命已经凝固，我快速逃离了巨人堤。

还原鲁迅 张映勤专栏

鲁迅晚年为何不回绍兴

他在绍兴几乎没有情感牵挂与依恋之人，绍兴自然没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。



张映勤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一级作家、编审、文学杂志主编。著有《话剧讲稿》、《世纪忏悔》、《死亡调查》、《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》、《佛道文化通览》等。另发表有小说、散文、评论若干。

鲁迅先生在《答〈戏〉周刊编者信》中说：“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，奚落别处的大英雄，阿Q也很有这脾气。”鲁迅应该也和别人一样，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厚感情，他在后来的许多散文中总是回忆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生活，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《朝花夕拾》中，但是他同时又在避讳着绍兴，警惕着绍兴，表现出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。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鲁迅1919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，直到1936年，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始终没有回过老家。自从1927年10月起鲁迅和许广平一直生活在上海，上海距离绍兴140公里左右，这点距离即使在交通不算发达的当年，也不足以成为鲁迅不回绍兴的理由。

鲁迅在感情上与故乡产生隔膜，甚至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，这里面除了绍兴师爷、刀笔吏这种名声让他厌恶以外，还有他痛苦的少年经历造成的巨大阴影，让他对家乡和家乡人产生一种憎恶心理。但是他晚年始终不回故乡，也许还有不为人道的内中隐情。

首先，我以为，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原因与他的夫人朱安有关。朱安也是绍兴人，名门之后，家庭富足。她是鲁迅本家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孙女，媒人又是周玉田的儿媳妇

谦，婆媳俩和鲁迅母亲的关系很好。

众所周知，鲁迅的这一段婚姻是失败痛苦的。朱安不仅大鲁迅三岁，而且身材相貌超出了鲁迅能够接受的底线，让他陷入绝望的境地。两人形同路人，有名无实。对鲁迅不喜欢妻子朱安，许多人为尊者讳，说朱安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，不识字，缠小脚，和鲁迅没有共同的理想志趣等等。但是最根本的，我以为还是因为朱安不漂亮，缺乏女性起码的魅力。朱安的外在条件鲁迅在婚前并非一无所知，但是他和朱安未谋一面，婚前也许还心存幻想，觉得以母亲的眼光为他找的妻子应该能够让他接受，但是没想到新婚之夜看到的朱安瘦小枯干，面色黄白，尖下颏，薄嘴唇，宽前额，有些发育不全。鲁迅心里的苦恼和愤恨是可想而知的。但凡他对妻子有一丝好感，26岁的新郎也不会在新婚第四天就抛妻别母，与二弟周作人远赴重洋，返回日本。

从日本回国后，1910年9月，鲁迅回到绍兴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，他这时的状态是：因发蓝衫，喝酒抽烟，意志消沉，荒落殆尽，其内心的痛苦压抑是可想而知的。他长期住在学校宿舍，尽管离家并不很远，走路只需几十分钟，但鲁迅每周

只回家一次，主要是取些书籍衣物，看望母亲，对妻子朱安几乎不闻不问。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逃离家乡，以躲避痛苦的婚姻。果然，1912年2月，他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，第二次离开故乡。这之后，鲁迅在北京最终与许广平相恋，两人几经周折，于1927年10月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。

鲁迅在感情上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安，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了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。就两人的婚姻而言，朱安无过错可言，此中的是非我们不去管它，问题是，绍兴不仅促发了鲁迅一段噩梦般的痛苦婚姻，还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故乡，在鲁迅的感情生活中这无疑是一处伤心之地。离开家乡另组家庭的鲁迅如何面对？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回避。试想：鲁迅的亲戚朋友、同学乡里，朱安的娘家亲人都都在绍兴，假设鲁迅回去，以他当时的状况，自己或朱安的亲友问起家里情况，问起朱安，鲁迅会如何作答？以鲁迅的自尊自重，这个尴尬的话题实在是难以面对。

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再一个原因，我以为还和他的家庭、兄弟有关。

鲁迅13岁时，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，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，终至死亡，家境迅速败落，

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。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、经济压力，更是精神上的压抑。1919年12月初，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，鲁迅接母亲、朱安和周建人一家北上，他在绍兴几乎没有情感牵挂与依恋之人，绍兴自然没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。

再说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、周建人，二人分别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、羽太芳子姐妹，两姐妹分别在绍兴生活八九年之多，并各生育三个儿女。兄弟俩娶日本姐妹俩为妻，并且生儿育女，这样中外合璧的家庭在一百年前的绍兴城肯定是轰动一时，备受乡邻亲友关注的。可是，1923年7月鲁迅、周作人兄弟失和，手足情断；1925年离开在北京的妻子儿女的三弟周建人也像大哥一样，在上海重组家庭。绍兴不是鲁迅一个人的家乡，与三兄弟及其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回到绍兴，自然无法回避相关的话题，而这些家庭的重大变故及个人隐私，都是鲁迅对家乡亲友不愿提及的，索性不如避而不回，把绍兴留在记忆深处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鲁迅晚年不回绍兴有着复杂的难与人言的个人情感因素。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忽然富贵



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，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香港人的话，有些真是余韵袅袅，例如：忽然富贵。即便世界上的一切传奇都有速度上的要求，灰姑娘要突然遇上水晶鞋，阿拉丁突然得到神灯，忽然二字也来得异常蹊跷，尤其“忽然”一旦与“富贵”相连，更是有疑问、有嘲弄——而嘲弄，其实就是答案，是判决。

梁洛施忽然富贵，徐子珊忽然富贵，郭羨妮忽然富贵，杨恭如忽然富贵，黄长兴忽然富贵，廖碧儿忽然富贵，叶翠翠忽然富贵……龚如心的风水师陈振聪也曾忽然富贵，甚至与陈振聪关系密切的伦培珍和其母亲李彩蝶，也一度荣登“忽然富贵”排行榜。忽然住进了与身家不符的房屋，忽然买了与收入不符的衣服，忽然挂上了莫伯桑的项链，忽然有了与现下

处境不相符合的笃定神情，都在被“忽然”形容之列。那些房子衣服未必真的这样出挑，但被“忽然”一修饰，顿时觉得非同小可。“忽然”二字里，有势利，有猜测，有艳羨。

有些“忽然富贵”是捕风捉影，更多的却是打草惊蛇，是要牵出让富贵骤然而至的那个人、那个机缘。有些“忽然富贵”最终以婚姻的形式合法化，并终结了一切猜疑，有些却始终停留在刀锋边缘，上下不得。

女星Y曾经忽然富贵，跑去买一座开价一亿的向海豪宅，敢买，说明全部身家不会只有一亿零一块，一旦买来，也绝不是一劳永逸，养房子的费用不会是个小数目。这样的房子，稍有懈怠，就有成为鬼屋的潜质，剪剪草，换换游泳池的水，恐怕

就够中等人家吃一年，《心有千千结》里的护士江雨薇靠多加几个班的薪水就能养一幢大宅子和若干忠仆，那根本是胡扯。即便最后没买，敢去看，已经是腰身壮，胆气豪。有人质疑，她不耐烦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拍戏这么累，难道价码会差吗？”但或许，她所说的拍“戏”，其实大有深意，不只局限于我们素所约定俗成的那类“戏”——欢场片场，都是戏。

最新一个“忽然富贵榜”的榜首人物，是某位娱乐边缘人，三年时间，她让自己的生活变为一则扑朔迷离的传奇，并因此在网络世界火热了两天。若非一场北京豪雨，她将在微博热词排行榜上继续停留。她救了微博开房局长，北京的大雨

救了她。即便后继乏人，也不要紧，群众对一件事的注意力，不会超过十五天。

她之所以惊起一滩鸥鹭，在于不肯锦衣夜行，这是“忽然富贵”必然的后遗症，也是身后力量最大的风险来源，但我也怀疑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是有乐趣的，这种乐趣的途径之一，就是旁观被改变者的张扬。

我们一边讥讽着、嘲弄着，一边却也惊叹着、佩服着，一旦这种“忽然富贵”的机会降临在自己头上，我们恐怕全都不会轻易放过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忍受这个盛产“忽然富贵”机运的世界对我们的嘲弄，并眼睁睁看着在十五天关注期过去后，“索性走了明路”——张爱玲这么说。

“忽然”一旦与“富贵”相连，更是有疑问、有嘲弄——而嘲弄，其实就是答案，是判决。